

飢 餓

郭 伯 恭 著

飢 餓

著 恭 伯 郭

行 印 年 五 三 九 一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發行

饑餓 (新詩集)

每冊大洋三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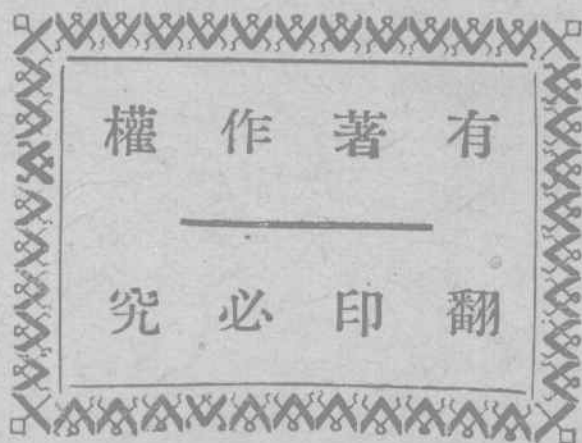
著者

郭伯恭

總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序一

二十三年春，我以學校休假之暇，在河南大學住了半載。當時，郭伯恭先生亦在開封，以其所著見示。其中一種，卽是他新詩集的稿本。近年來，國內新詩壇比較沉寂，而伯恭先生却努力不輟，爲於衆人不爲之時。當時，臧克家先生尙未爲人注意，以農村爲題材的詩似亦不很多，而伯恭先生與臧先生都差不多同時注意到這點，開懇懇這未開懇的園地。再有，近年的新詩，論詞句則歐化過甚，論

意義似亦太偏於象徵，所以有的詩直是解人難索，莫名其妙。本來，詩壇不妨是廣大教主，兼收並蓄，平正怪奇，各擅其勝，原不妨闢此一境。但是，若使新詩而都偏於這種傾向，隨波逐流，未能自振，則亦似可不必。所以我對於伯恭先生的不追逐一時風氣，站定脚跟，不輕轉易這一點，似乎覺得更有特別提出的必要。

大凡一種新的文體的建立，對於語言文字的使用，也每形成與昔不同的姿態。而這不同姿態所由形成的淵源，不是取則於古，便是受外來的影響。就以前講，佛經的翻譯是梵化，而古文的體製則是古化。近來人，對於「復古

『二字，似乎有一種過度恐慌的誤解，而不知古化中也可以創成新製。這正和唐代的古文運動，一方面也是文學史上的革新運動一樣。所以我以為現在的語體文中，儘可以參些洋氣息，造成歐化的語句，然也未嘗不可改造土貨，善於運用本土原有的語言。假使有人欲為大眾語下一定義的時候，恐怕這也是條件之一。

不過運用本土原有的語言，也大非易事。雜以文言，採用比較古些的語詞或語法，以成為新語錄體，則尚不難。若欲採用當今各種社會的語言，而化俗為雅，易朽腐為神奇，使於生動中求和諧，於沿襲裏見獨到的力量，則於

語詞之運用，語法之組織，在在須加斟酌，推敲。何況用以入詩，更用以入新詩呢？

二十二年的冬季，徐玉諾先生道經北平過訪縱談。他曾說：『農村社會所用語詞的豐富，大有可以採用的價值；此次回到本鄉，將留意農民的語言。』可惜徐先生忽發癩病，未能見其最近的成就。而伯恭先生却也有同樣的注意，不得不驚訝於河南詩人之所見略同了。

我認爲這至少是新詩壇的一種途徑，故特提出一言之

郭紹虞。二四，十，十四。

序二（代序）

紹虞兄：

郭伯恭先生的飢餓，細細讀過了。有些詩寫得非常親切，像紡紗婦，賣布等。有些詩寫得很悲壯，却不流於膚廓，像路上，燒等。飢餓的特點似乎更在前者。郭先生自己在跋裏說得明白：

我的詩是從真實的生活中體驗出來的，不大草率的寫；雖然我對於鄉村的取材很廣，但那都是我親眼

見過的事實，因為我是從小在鄉村裏長大的。

詩應當怎樣寫，我不知道，但我們這破產的農村的光景，是值得詩筆紀錄的。小說取材於農村的很多，詩這方面，似乎還只有臧克家先生和郭先生。

這種詩顯然不能用歐化文；語言恰到好處可不容易。

郭先生說：

關於詩的條件，我以為應當注意的，就是文字的平民化，詞句的經濟化，音節的天然化。

他的確照這裏所說的做去；除了第三項有時還不能做到以外，別的都做到了。——用俗字俗語寫農村生活的詩，最

早的其實還有一位蜂子先生（筆名）；見於民十七的大公報，題作「民間寫真」，用的却是詩的形式。不過那些詩很少，又都簡單，歌謠味兒比詩多。

路上等詩，魄力大，想像也不缺少，但總嫌露些。希望，小河像別人處太多，不妨刪去。集中似乎只有兩首抒情詩，我是一隻小羊，江上黃昏；前一首圓熟些。

這封信請讓郭先生看看，妄評，勿罪！

弟

朱自清，二十四年九月。

付印題記

這本小書，在今年春天本就打算付印，所以當時我把這集裏所收的東西，抄錄在一塊兒的時候，就特意寫了一篇「跋」附在後面。關於我寫詩的經過和主張以及應說的話，差不多在裡面算是說完了。不過這本小書的出現，使我深深銘感的，是郭紹虞先生在百忙中爲它作序；朱佩弦先生在讀後特意爲它寫了一篇代序，更是它一種意外的光榮。朱先生所推許的，我不敢當；朱先生所指示的，我已

遵辦。所以集中已沒有希望和小河，爲補其缺陷，我又另選舊作問誰和生之路兩首小詩以充之。這兩首小詩固不一定比被換掉的好多少，但讀者讀了這兩首小詩，然後再去讀集中的路上，至少可以容易窺見我所走的人生的路，是怎樣地坎坷，怎樣地吃力了。

作者，十，十六。

目次

序一	郭紹虞
序二	朱自清
付印題記	作者
紡紗婦	一
賣布	六
民隱	一三
冬的消息	一七

不怕脖子粗	二〇
我是一隻小羊	二二
江上黃昏	二五
生命底象徵	二七
問誰	二九
生之路	三一
招待	三三
討賬	三七
囑咐	四一
王二嫂	四五

春天	四九
拉牛	五五
消息	六〇
路上	六九
在都市裏	七八
獨立堤上	八四
燒	九三
活下去	一〇〇
跋	一〇五

紡紗婦

誰也知黑夜裡該早早安睡，
給白天的疲勞一個休息機會——
可是飢餓壓得她抬不起頭，
若不靠紡車搖出幾兩紗，
你說她怎麼能够生活得下？
窮人生來命裏苦，
不知道什麼叫做安慰，舒服！

希望像板壁縫裏的豆油燈光，

一線壁影還沒有照亮，

烏鴉便駛來夜影的昏黃：

深夜裏，止水一般靜，

誰不在做着呼呼的酣夢？

聽呀！軋軋的紡車，

像銀瀑飛下千尺崖，

在無聲的谷底迴震，

惟有她強撐着一顆疲憊的心。

一轉，二轉，三轉……